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十回 兩聲雷九死一生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舉頭三尺有神知。勸君莫把生身負，及聽轟轟悔是遲。

再說杭童吃完飯，出門做生意，果然生意茂盛。走去就遇著一船綠豆客人正要發行，他就領頭去挑，一直挑至日中，豆還有半船。正挑得興頭，忽聞街上人說道：「天要變了。」杭童就抬頭一看，只見鮮紅日頭，被一朵烏雲罩住，心中有些疑惑，道：「一個絕好晴天，怎的登時變下來？」遂將籬擔放下，向客人道：「我腹中甚饑，去吃了飯，才來再挑。」客人著急道：「天色已變，就急急的趕著挑，還怕落下雨來，怎麼遲得一刻。待你們挑完，我另把幾分銀子與你們買酒吃，只要你們快些替我挑。」杭童只得又去挑。再抬頭一看，見天上雲生四角，雷聲隱隱，心內大疑，只是撇撇的亂挑，覺道有些膽寒。又放下籬擔，道：「委實饑餓得緊，待我回去吃一口就來。」

客人道：「顧不得你，我恨不得再尋幾個人來挑，那裡還有得讓你去？你難道沒眼睛，你也抬起頭來看看，這是個什麼天色，也不該說去的兩個字。」杭童見說叫他看看天色，越發毛骨悚然，那裡還敢抬頭去看？低著頭只是要走。客人發急道：「你這人好不曉事，天是這樣個光景，還只管不顧死活要走，你若饑得慌，我先買兩個燒餅，來與你點著饑。」隨即就叫主人家，買上數十個燒餅，來與他眾人吃。眾人各拿幾個，做三兩口吃得精光，他拿兩個在手，動也不曾動，連外邊芝麻也不曾少卻一顆。這燒餅好似是個對頭一般，那裡吃得下一口？料然不能放他脫身，沒奈何放下燒餅，又去挑了兩擔。頃刻間，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耳中只聽得雷聲轟轟，漸漸響得高，來得緊，卻像只在他頭頂上旋。著實害怕道：「這遭斷來不得，你就不要挑錢與我，也是小事，你就打死我，也不能從命。」竟丟下籬擔竟走，客人死命扯住，不肯肯放。天上忽又打了一閃，越發眼花繚亂。杭童急了，怒嚷道：「我除不要你錢便罷，怎只管？住我，難道我是你買到的家人，注定該替你挑完的。」遂一交睡在地下，發賴道：「你來打死我罷。」客人見他這個賴腔，不要強他，只得放手。杭童脫身扒起就走。

才轉過腳，走上兩三步遠，愈聽得雷聲響動，旋來旋去，正正的在他頂門上響，一發慌張。正待要跑，面前疊連幾個閃電，猛然豁喇喇一聲響亮，半空中起了個大霹靂，如碎磁聲震得山搖地動。杭童嚇了一跳，扒起身就鼻中聞得硫黃發硝氣味，觸入眼中；只見遍地火光，漸漸繞到身上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抱著頭飛跑至家。見母親抱著遺姑正站在門口，連忙跪在地上，扯著母親衣服哭道：「母親救我！母親快些救我！」把屠氏嚇上一跳。那屠氏正在門首望著兒子回來吃飯，見他這般光景，忙扯他進門，問道：「你為著何事，這等慌張？」杭童大哭道：「如今天雷要來打我，求母親救孩兒一條狗命。」遂將父親夢中言語告訴。又道：「孩兒從今改過，再不敢無狀，母親快解懷來。」說猶未了，猛然大雨傾盆，雷閃愈急，屠氏嚇得慌忙，把遺姑放下，將懷解開，摟抱兒子在懷大哭。杭童忙跪下舐乳。霎時雷聲閃電，如雨點般在屋上，與門外亂響亂閃，打得屋上磚瓦片片飛揚，煙霧罩住房屋。忽然響鬧中，門外滾進一個大火團來，就地一個霹靂，振得屋也搖了兩搖，滿屋火球亂滾，硫黃撲鼻。那雷聲閃電，只在屠氏身上左右前後頭頂，團團旋繞，好不怕人。杭童心膽皆碎，驚得跪在母親懷中，只是舐乳，口中喊：「親媽媽救我。」屠氏亦嚇得死緊的摟著兒子，再不敢鬆，也一味哭叫道：「雷公爺爺，可憐我年老止得一子，望神天老爺救我兒子的賤生。」那雷電越響亮的兇險，險些把一間房屋震倒。忽然一個大閃，幾乎連心膽俱照將出來。隨閃就是一團火球，竟滾進屠氏懷中，就懷中起了個霹靂，將杭童頭髮燒得精光，儼像有人擒拿他一般。杭童大喊，緊緊鑽在母親臂下，屠氏拚命只緊緊抱著，口內念佛保佑。轉眼懷中那個火球，復又滾出，在地上滾了兩滾，又猛然一個大電，接腳就是一個大霹靂，如天崩地塌之聲，竟將屋內一壁後牆打倒。遂寂然無聲，風息霧散，滿室清明。霎時外邊雨也住了，依舊紅日當空，只是硫黃氣味方圓數里盡聞，三日方止。

屠氏見雷電已去，才將兒子放出，雖不曾打死，卻燒得焦頭爛額，屠氏身上與胸前，卻一些未損，真也奇怪。杭童與母親出來一看，只見自己屋上，磚瓦片片粉碎，房屋木料俱燒得半焦，地上磚頭石塊，堆如山積。望望人家屋上，卻毫釐未損，再回頭看看自己住屋，連房子也歪在半邊，嚇得不由不膽戰心驚。正是：

不孝兒孫休忤逆，但看今日是何形。

杭童感激母親，跪下磕了幾個頭，叩謝活命之恩。在家調理了幾日，收拾好牆屋，才出門依舊去做生意。倒虧雷神之靈，果然發個狠，整整就好了半年，不與母親淘氣，不當做的也去做做，不當叫時也去叫聲，竟如一個大孝之人。

誰知心性不長，雖然一時勉強，卻惡性入骨，再不能改。日復一日，事久就冷，他竟漸漸忘懷，又沒個人好日日題他說天雷要打。母親又到底是疼他的，見他受過一番苦惱，心轉憐念，凡事只是忍耐讓他，他卻依然將舊時手段，不知不覺又盡數搬出。

一日，買了斤肉來家，要請個朋友，叫母親整治。屠氏道：「我吃齋的人，怕弄葷腥，就是弄出來，也不中吃，還是你自己整治的好。」杭童滿心不快道：「不弄便罷，何必瑣碎，求人不如求己，難道你不整治，我們就吃不成了？」遂忿然自己去動手。屠氏卻在鍋下燒火，及至肉好，杭童先盛起一小碗道：「待我落下些，留著明日吃飯。」隨手放在一張破廚櫃裡，然後再盛起鍋內的。又熱上一壺酒，不一會請將客來，大家大嚼。這屠氏抱著遺姑，在鍋上熱酒，遺姑因要肉吃，只是亂哭亂喊。屠氏瞞著兒子，開了廚櫃，悄悄偷了一片肉，遞在他手中，方才住聲。要關廚櫃門，忽聽得兒子亂嚷酒冷，叫快暖熱的來。屠氏遂忙來燒火暖酒，竟忘卻關櫃。不知那裡走來個貓子，公然走來，老實的緊，鑽入櫃內獨樂，將一碗杭童的性命，偏背享得光光，還怕你招怪，又替你把碗兒洗得乾乾淨淨，才伸腰作謝而去。

屠氏那裡知道，一心趨著熱酒，弄得手忙腳亂。將遺姑手中一片肉，失手挨落地下，黏了一團的灰。那遺姑這這小人兒卻也可惡，轉會學老子行事，就兜屠氏臉上連抓了兩把，自己反殺的喊哭起來。任憑屠氏百般哄誘，再哄不住。杭童聽見女兒啼哭，跑將來反把母親一頓肥罵，虧眾人苦勸方住。屠氏恐眾人笑話，不敢哭泣，含著眼淚坐在鍋下。那遺姑還不住哭，屠氏沒法，又抱他到櫃邊來，指望再偷一片與他，見櫃門大開，便道：「早是起來看看，怎麼就忘關櫃門？」就慌忙走近前一看，倒有一隻雪白的碗，那裡有半點骨頭？屠氏驚嚇道：「聞得他說，要留到明日吃飯的，怎連忙又拿去吃起來？這些客也嘗過了，人家請你，還該裝個斯文體面，怎菜也要添添，豈不好笑。」遂不放在心上，將櫃關好，那遺姑還哭聲未絕，指著窗外說：「貓子來。」屠氏回頭一看，只見房簷上，一個大黃貓，吃飽立在房上狂叫，還思量把些餘湯餘汁，與他湊飽一般。屠氏猛然想起，說：「不好了，我的老性命葬送在這畜生身上了。」

不知後事竟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